

张铭在和许璟楠旅行途中突发癫痫

悬疑小说

1. 张铭上身赤裸靠在床头接电话。一边说，一边低头看了眼趴在边上的许璟楠。从他那角度看不全她的脸，只能看见她低垂的纤长睫毛，像猫一样安静。没有避开她接这通电话，大概就是因为她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承受力。两个多月相处下来，有时她岁数小得让他觉得罪恶，有时又觉得她和自己几乎同龄。真是个矛盾的人……

最近两个月，姜燕每天都要把自己搞到筋疲力尽。挑选地板，设计花园……骚扰电话一直没再打来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无意中提起她三姐得癌了。经常去看的那位中医告诉她，女人每七年是一个坎儿。三十五岁，正式进入衰败期。大部分她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正在养孩子。她和张铭有过一个孩子，还是刚去美国时。他事业刚刚起步，她每天要打几份工维持两人的生活，原本就没有生孩子的条件，再加上那个意外……那也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。

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最近他经常回来得很晚。正打算上楼去睡，门外传来动静。“还没睡？”张铭打了声招呼。“正打算去睡。”

凌晨两点多，张铭终于发出熟睡的均匀呼吸。手机就放在他旁边的床头柜上，姜燕做贼一样拿了手机下楼。大半夜的，这样的举动连她自己都觉得怪异。好多年没查过张铭的手机了。刚一打开，一条短信就进来了，一个名为“徐鲸南”发来的信息：晚安。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不像个女人名字，可大男人会发这种东西吗？

2. “你能不能别乱动我的东

西！”张铭气急败坏地从画室里冲出来，直冲到卧房。他想找一种型号的画笔，找得满头大汗也没找到。

已经快一个礼拜了，他去哪儿姜燕就找借口跟到哪儿，寸步不离。每次给许璟楠回电话只能躲进厕所——有一次姜燕甚至推门进来。

“怎么和你说不明白？我天天工作还带着老婆，员工怎么看我？再说画室已经很干净了，不需要再打扫了，要打扫也有专业人员来打扫，我那都是付过钱的！我就是需要所有的东西都跟以前一样，才能保证继续创作。”姜燕搓着手中的抹布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对了，明天上海的研讨会你也得跟着我去吧？对对对，肯定的，你怎么离得开我呢？”终于勇敢地说出已经编织了好几天的借口，张铭整张脸都烧了起来。“谁说要跟着你了？去几天？”“四天。”张铭衡量过后说了个时间。

3. 换登机牌时，一个谢顶的男人向张铭走过来：“你还认不认得我，黑板报？”许璟楠看向张铭，张铭的脸已经绷了起来。“你认错人了。”张铭拉起许璟楠就走。

“他为什么叫你黑板报？”走远后她终于忍不住开始嘲笑他。“谁知道哪儿来的神经病。”张铭把那张名片扔进了垃圾桶。她好像从没听他说过老家是哪儿的，刚才那人是哪里的口音？四川？贵州？究竟是不是他同学？

大理天气很好，偶尔下点雨，在他们看来也是再好不过。他们整整三天一刻也不分开。但最后一天早晨，为了行程的问题，两个人闹翻了。张铭无力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

样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力气才安排出这次旅行？为什么还要给我压力？”许璟楠惊讶地看着他的背影，他那是在哭吗？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就因为那层窗户纸没捅破，她每一次正常说话都会被他误解到别处，她问道：“张铭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”张铭转过身来，看着她，他并没有哭。

“我什么时候要自杀？你搞错了。”“不可能，你还带了安眠药。”许璟楠紧盯着他。这时张铭脸上滑过一个奇怪的表情，栽倒在卫生间前面的圆形地垫上。许璟楠惊慌地跳下了床。

4. 姜燕进了家，到客厅才看到沙发上的张铭。“你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我今天回来？手机还关机？”“要睡到床上睡。”姜燕一个问题也没回答。看到这个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张铭的怒火突然无处发泄。

中间那一段他完全失忆了，后来听许璟楠描述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怎么会旧病复发？已经十多年没有发作过。

张铭赌气地钻进被子里。姜燕轻手轻脚地下了楼，把藏在门外的行李拖回家里。她没时间哄他，张铭不在期间，她去了趟贵阳。上次卢庆丰说三姐得了癌症，在市医院住院。她先打电话到医院确认是否有这么一个病人，随后便订了往返机票。三姐已是宫颈癌晚期。同时她也知道了，卢庆丰既没有回贵阳，也没有一个要结婚的儿子，他要钱的理由是儿子要结婚。三姐告诉她：“他儿子几年前就死掉了。”

许璟楠终于明白那些张铭异常表现的原因：癫痫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，是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去回

忆的十分钟，让人绝望的十分钟。

三天以后，许璟楠走进画室的时候，张铭正在给一幅旧作喷油，看见她之后露出孩子般的愉快神情。“如果我当时真是想自杀，我们的相遇自然就再惊心动魄不过了，简直就是轰轰烈烈。其实是我们自己需要这份戏剧感，就在脑子里创造了那么一种情况，当它真的就是那么回事……你能听懂我的意思？”张铭旧话重提。

他的意思是病的人是她，需要被治疗的人是她。在张铭的笑容里，她的情绪渐渐低沉下去。只要她还头脑清楚，就知道他每一个字都是假话。“所以，你那天根本不是自杀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“安眠药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安眠药？”他惊讶地抬起头。“也就是说，你在青岛那四月的冰水里，是在游泳？”“也……不完全是。就是想知道自己身体的极限，能不能承受住四月的那种水温……中间男性的虚荣心吧，很难理解吗？”

许璟楠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她现在终于知道那十分钟为什么会让她感到那么绝望。在那个漫长的十分钟里，她还以为已经把他最难看的一面见识完了。

张铭说完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“对了……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”手里多了一个绿色礼品袋。钻石挂坠戴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电话响了起来，姜燕说已经到门口了，大门锁了，让他开门。他挂了手机后在屋子里急得乱转，突然过来推了一把许璟楠。“先去地下室躲一下。”

目送许璟楠消失在地下室的门里，张铭松了口气，跑出画室。

唯一活着的晁灵珊带着配方逃了出去 5

传奇故事

晁子霖双手扶着大刀，挺直了身体，高高地昂起头，看了看血红的天，那是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天，那是中国人的血在流。

晁子霖一声长啸：“京西胭脂铺不会就这么倒的！”说完，拼尽最后一点力气，艰难地将大刀举起来，猛地向松下长生劈过去。然而，刀并没有落下来。就在他举起刀的那一瞬，日本鬼子开枪了，砰砰一阵乱响，无数颗子弹扑向晁子霖的肉身，在他的身上爆开一朵又一朵花，却没有见到多少血。

他的血，几乎流光了。即使如此，晁子霖仍然硬撑着，不肯倒下。可毕竟已经没有力气，举不动大刀了，那柄跟了他几十年的大刀，先从他的手中失落，掉在地下，咣当一声响，弹了一下。在大刀跌落的余声中，晁子霖的身子晃了几晃。他显然还想站稳自己，可是不能，轰然倒了下去，如一座山崩塌似的，发出一声闷响，眼睛却圆圆地睁着。

松下长生叹息了一声：“可惜……”

加藤大佐却赞了一句：“这个中国人有骨气！”

松下长生换了笑脸：“加藤君，晁家可是家财万贯，钱财归你，如果有活的人，无论大小，留给我！”

洋兵们一声欢呼，开始抢掠。

松下长生并没有对晁子霖说假话，京西胭脂铺四面都有日本军队，呈包围之势。晁子寅、晁信仁、晁信文以及家人刚刚出门，就被乱枪打死，大人孩子无一幸免。

晁信武拿到锦盒后并没有立即离开。锦盒带着不方便，他先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打开锦盒，拿出里面的传

家宝，用布包了，结成一个包袱，背在身上，才匆忙出门。他没有选择门，而是选了西面的墙。西墙外是一条巷子，只要落地，可以迅速逃离。

来到西墙边，晁信武爬上一棵树，借助树枝的掩护，先看了看外面的情况。晁信武是练武之人，长期担任护院之职，早已经练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锐。他在树上刚刚冒头，感觉外面有些响动，迅速将身子往下一溜，立即有一排子弹飞来，从他头上掠过时，仿佛他的头皮都在跳动。

晁信武知道从这里无法逃走，立即跳下来，转个方向，向前跑。刚跑几步，看到晁灵珊披头散发跑回来，惊慌失措道：“后门外有洋兵，信仁和你姑父被打中了。”晁信武吃了一惊，问：“添添呢？”添添是晁灵珊的儿子，才三岁。

晁灵珊哭着说：“也被打中了。”晁信武拉起晁灵珊，说：“姑姑，跟我来！”

晁信武判断洋兵是有备而来的，所有的门都被堵上了。恐怕不仅仅是门，哪怕是小巷，他们也都可能派重兵把守。这不像是一次随意的抢掠，更像是有一次预谋的抢夺。事情很严重，晁家人能逃出一个是一个，别的顾不上了。

晁家宅院，由三部分组成，第一部分是前面临街的门店，第二部分是晁家的宅院，第三部分是京西胭脂铺的生产车间，和前院是隔开的，只有一个门相连，因此，后院也自成一体。前院有一个院落，后院也有一个院落。不过，晁家的院子并不是正规的四方形，在西北角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凹地，连着吴家，吴家早已

举家迁走，房子遗弃在那里，没几年就破败了。眼下四周都是洋兵，除了吴家那些残垣断瓦，别处是无路可逃了，只能往那里去碰运气。

晁信武先爬上一棵树，试探了一下，果然没有枪声传来。他顺势爬上了围墙，伸手将姑姑拉上来。姑侄俩好不容易从围墙下来，落到了吴家的残屋。这里是残屋，根本没有门，只有几堵破败的墙。

前面是一棵大槐树。树的旁边是两条小窄巷，呈倒T字形，T字顶端的那一横，是晁家围墙和邻居家围墙隔成的窄巷，对面是另一条巷。

躲在槐树下，信武仔细听了听动静，感觉沿着晁家围墙，似乎都有洋兵把守。由此可见，洋兵似乎是专门针对晁家的，而直对着他们的那条小巷，却没什么动静。

信武指了指对面那条小巷，对姑姑说：“你只能慢慢爬过去。那条巷子好像没有洋兵，这可能是唯一的生路。你爬过去后，就拼命往前跑。”

晁灵珊轻轻说了声好。晁信武迅速解下身上的包袱，往姑姑面前一塞，说：“姑姑，你带上这个。”

晁灵珊说：“信武，这个是传给你的，我不能拿。”

晁信武非常严肃，说：“姑姑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能跑出去一个算一个，我断后。”

晁灵珊已经爬了过去，然后站起来，向后看，巷子里很安静，似乎也很安全。晁信武于是向姑姑挥了挥手，示意她快点离开。晁灵珊不敢停留，快步向前走。就在此时，出事了，黑黑的巷子里有一只什么动物蹿出，从晁灵珊的前面掠过。晁灵珊猝不及防，一声惊叫。

这一声惊叫，引来的是一排子弹。

晁信武知道暴露了，顾不得许多，对姑姑说：“快，快跑。”

晁灵珊还在犹豫，晁信武急了：“洋兵是专门冲着你手里的东西来的，姑姑，快跑。”

晁灵珊拼命往前跑。她的身后，子弹嗖嗖，虽然她的腿发软，可一想到怀里的东西比晁家几十口人的命还重要，便开始不顾一切拼命地跑。

为了拖延时间，晁信武并没有躲开，而是半蹲在墙角边，顺手拿起地上的一块砖头，呼的一声，砸了出去。几个洋兵冲过来，一个洋兵被砖头砸中脑袋，顿时头破血流，嗷的一声惨叫，仆倒在地。其余几个洋兵不知道飞来的是什么武器，各自靠在墙边，端起枪射击，子弹打在晁信武藏身的墙上，泥土乱溅。晁信武紧贴在墙边，不敢探出头。他右手拔出刀，咬牙切齿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几个洋兵放了一阵乱枪，又冲了过来。

晁信武一声大吼，人如猛虎一般飞跃而出，手中的刀如闪电一般落在一个洋兵的脖子上，喀嚓一声，这个洋兵的脑袋横飞了出去。身边几个洋兵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。晁信武抡起刀，欲继续砍，后面冲过来的一个洋兵眼疾手快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子弹打进了晁信武的胸膛。晁信武连退了几步，靠在墙上，人没有倒，刀还在手中。那几个洋兵回跑了一阵，才掉转头来，端起步枪射击。子弹如雨点一般打在晁信武的身上。

晁信武靠在墙上，始终没有倒下。洋兵们停止了射击，知道他死了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过去。